

第五十四回 榮歸曹溪

話說惠能在印宗法師和荊州通應律師等一千多僧俗的簇擁下，列隊舉幡，走了一個多月，才來到了曹溪境內。至誠迎法的曹溪居民，鼓樂齊奏，搖幡舞幢，夾道歡迎，真是盛況空前。無數的曹溪鄉民，懷著渴求、崇敬和深深的敬意，齊刷刷的跪在大道兩旁，仰頭獻上心中所有的熱情與愛戴。惠能望著這懸掛面前的無數盞曹溪百姓的心燈，任無盡悲喜從心間流過，悲憫眾生，獻身佛教的激情，再次溢滿了心中。他決心將自己的全部身心，毫不保留的獻給芸芸眾生，獻給弘法事業。他的確做到了，他在曹溪幾十年如如不動，創下了弘傳佛法的奇蹟，為中國禪宗思想的發展、壯大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惠能的義兄劉志略一看護送惠能的隊伍來到，他老遠就衝上去：「賢弟，你可想煞愚兄了！」劉志略激動過度，都忘了僧俗的禮節，還稱惠能為賢弟。他一下抱住惠能，喜淚交流。

劉志略抱住惠能淚紛紛

傾吐著心事情意真

賢弟呀！

那一日見到前山化為灰燼

愚兄我肝膽俱裂斷腸碎心

賢弟你十五載沒有音信

不知你天涯海角何處存

思賢弟思的我茶飯難進

盼賢弟盼的我夜難安神

哭賢弟哭的我眼淚流盡

想賢弟想的我好似掉魂

賢弟呀！

十五年愚兄為你精神不振

十五年愚兄為你痛苦萬分

十五年愚兄問卜東走西奔

十五年愚兄為你常求觀音

蒼天有眼賢弟你免厄運

榮歸曹溪弘法度人

菩薩加護咱弟兄重親近

讓愚兄再得你法雨甘露淋

昔日寶林寺的前山被焚，劉志略以為惠能火中喪生，他悲痛欲絕大病一場，險些斷送了性命。今日他與惠能相見，能不狂喜嗎？到了寶林寺的門前，早有先行入寺的僧眾擊鼓鳴鐘，香花撒路，列隊恭迎六祖法駕入寺。惠能在一片唱頌聲中徐徐入寺。劉志略見此激動不已，心說，賢弟苦難大半生，今日終於大器晚成，榮歸曹溪，日後定能化度舉國，名垂青史。

這寶林寺的緣起頗為神奇，它始建於南北朝時期。是梁武帝天監元年，有位智藥三藏法師航海東來，到了廣州幾經遊覽之後，北上途經曹溪。他覺得口渴，掬水而飲，一飲之下，發現此水香美甘潤。他環顧群山，山峰奇秀，宛如西天寶林山。他就向當地韶州牧侯敬中建議說，此處應該建一寶剎，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化，得道者如林。應該先伏其機，建一寺院，取名叫寶林寺。侯敬中把他的建議上奏梁武帝，梁武帝立即准奏。天監三年寶剎落成，梁武帝賜額「寶林寺」。這座寶剎雖經隋末戰火兵災的消損和惡黨的焚燒，可如今經過能工巧匠們的修復，仍不失原來的莊嚴，寺後還有智藥三藏法師預置的碑石。一百七十年後的今天，禪宗六

祖惠能竟然來此，這座寶林寺也成為六祖惠能弘揚禪法的發源地。

惠能在眾人的簇擁下來到了大殿，這大殿的簷下，懸掛著八盞極為精巧的彩燈，每燈一字，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乃是惠能聞經悟道的故事。惠能來到了大殿中央蓮花寶座剛剛坐定，就有大眾上來向他跪拜。有人竟當眾問法：「敬稟祖師，四大皆空怎麼講？望祖師慈悲指教。」

惠能他舉目細留神
打量著問話這個人
看年紀倒有十八九
多說也只能少一春
上寬下窄漫長臉
兩眼睛它怎長的恁有神
高鼻梁玉柱通關多相襯
緊照著滋潤潤紅嘴唇
面皮白好似擦過官粉
白裡透紅喜煞人
天下人難長的這麼英俊
簡直是雲天王子降凡塵
莫非他爹娘行善積德多
才生下這樣難得好兒孫

這小伙子長得太漂亮了，天底下難找到這麼十全十美的形象。他是誰？不是別人，正是安道誠的孫子，安克正的兒子，他叫安景泰。當年安克正被楊水仙下毒化去了內功，可是惠能為他輸氣止血驅毒，使安克正後來內功又恢復了。他把兒子安景泰教出一身好武藝，如今安景泰在韶州府擔當捕快班頭。這小伙子不光武藝好、長得好，人品也好，安道誠一家如今已經是佛化家庭，他們家沒有品

德不好的。安克正經常在安景泰面前念叨惠能的救命之恩，稱讚惠能的智慧人品。這安景泰對惠能印象特別深，也對惠能有很恭敬的心理。他今天為了要見到自己羨慕已久的佛門宗師，他都告假沒去當差，與曹溪鄉民一塊來恭迎惠能。

他見惠能那超脫的氣質，靜肅的風度，心裡非常的敬佩，當眾向惠能請教四大皆空這個問題。其實，有些不了解佛法的人，把四大皆空說成是空了酒、色、財、氣，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。這四大指的是地、水、火、風四種元素，在佛教看來，宇宙間的萬事萬物，都由這四種要素生成的。堅硬的，屬於地大，像人體的毛髮、骨肉，都屬於地大；濕潤的，屬於水大，像體內的血液和分泌液等，都屬於水大；溫暖的，屬於火大，像人身上的體溫，就屬於火大；流動的，屬於風大，身上的呼吸就屬於風大。所以我們這個身體都是由四大假合而生成的，四大要是不調合就生病，病重了不能救治就死，死後四大分散，各器官腐爛，還原成化學元素。所以說，一個人生、活時都是由四大和合的假相，根本沒有一個實在的我，等到死後，什麼都沒有。現在有，將來無，色即是空，如空中閃電，一現即逝，所以稱作四大皆空。大家知道，空不是消滅，而是暫時的，不長久的，是假的。

惠能這開篇一義，就使在場人獲益匪淺，從此以後他日日安住寶林寺，弘法利生。大眾們對他敬仰之極，不光問佛法，生活上的不愉快也找惠能來問。十五年前得惠能教化的那些鄉民，一看惠能火中倖免，更是把惠能敬若活佛。有個老太太有兩個兒子，大兒子開雨衣場賣雨衣，二兒子開染坊染布疋，這老太太為此是天天憂愁。天晴了，她擔心大兒子那雨衣不好賣，天陰了，她又擔心二兒子染坊裡的生意不好做，所以她晴天也愁，陰天也愁。一聽說惠能又回到曹溪，老太太心想，這盧行者當年就很有本事，現在他回來了

，那更是神通廣大，我得求他幫我順心。這老太太想至此，也到寶林寺向惠能求助。

惠能衝她一笑：「老人家，你天天都應該開心才是，妳怎麼不撿高興，專撿憂愁？」「大師，你說我怎麼能高興起來？」「老人家，陰天的時候，妳大兒子的雨衣好賣，妳應該高興才是；晴天的時候，妳二兒子的染坊生意好做，妳也應該高興，這樣妳不就天天開心，天天是好日了嗎？」老太太一合計：「對呀！」從此她一掃愁容，天天笑口常開了。其實這老太太她遇著惠能算她運氣好，她要是遇著我，那她就更糟糕了，我要給她出個招，管保她更倒楣。妳不是嫌天氣不好嗎？那妳給天老爺訓話，想要什麼天頭，讓天老爺給妳，老天爺要是不聽話，妳坐著火箭上天給他兩嘴巴。擺不平內在，愣往外在的世界去強求，不知道隨緣，老攀緣，哪有快樂可言？

還有一個年輕的少婦，也哭哭啼啼向惠能跪拜：「師父，小女子沒法活了，求師父救我。」「何事如此悲傷？」「小女子才結婚兩年，就被丈夫拋棄，如今我的兒子又死了，你說我可怎麼活？」

「那麼兩年前妳是如何生活的？」「兩年前我無憂無慮，可自在了。」「那時妳有丈夫和兒子嗎？」「沒有。」「那妳不過是被命運之舟又送回到兩年前，妳又無憂無慮，自由自在了。」這少婦一想，是這麼回事，止住哭聲，連忙向惠能致謝。諸位，學佛並不是對死亡的一種寄託，而是當下就活得自在和超越。佛法不離世間法，離開世間另去找佛法，你找不著它。如果能悟到、能明白，那麼世間的一切法都是佛法，要是不明白，那就是生死法。

佛教的修持，也就是生活的實踐，也就是如何運用佛的智慧與慈悲，來解決我們所面對的生活。快樂因調伏自心而有，心不調伏，樂不可得。所以說，有智慧的人能夠調伏自心，隨遇而安，清淨

快樂；沒智慧的人，他希望別人給予快樂。生活的大智慧就是要苦中作樂，學會如何取捨。人在無法改變失敗和不幸遭遇的時候，就要學會接受它、適應它、忘記它。苦苦的挽留夕陽，那是傻人，久久的感傷春光，那是蠢人。人如果能在遇到苦難和煩惱的時候，能跳出來換個角度看自己，那就不會為戰場失敗、商場失手、情場失意而頹唐喪志，也不會因為讚譽四起、名利加身而得意忘形。跳出來換個角度看自己，那是一種突破、一種解脫、一種超越，從而能獲得自由自在的樂趣。人活的就是心情，好心情決定好命運，擁有良好的心情，才會活出瀟灑的人生。

單說惠能在寶林寺內，以他圓融的智慧和無盡的悲心，洗滌眾生塵垢。使人們在辛苦勞碌的人世上、在興衰成敗的熱夢中，享受到中華禪悅的風味，菩提智慧的清涼。無數眾生感激他法雨的恩澤，但也有個別不知道好歹，欲置他死地者。單說這天晚上，惠能大師正在燈前靜坐，忽然一道黑影自空而下，一縷冷森森的白光唰的一下，直奔他的哽嚨咽喉。